

人文济阳

天上的布谷鸟
从南飞到北
从早叫到晚
轰隆隆的收割机
割东又割西
忽近又忽远
金黄的麦穗焦了头
碧绿的瓜秧疯似地窜
庄稼人满眼里都是活
没昼没夜抢收种
棚中瓜果尽心管

头上那顶旧草帽
遮挡了烈日的锋芒
却挡不住滚滚热浪
颈上那条看不出颜色的毛巾
把臂膀擦成了古铜色
却擦不尽额头的汗渍
和发丝间的麦糠
硕大的塑料瓶盛着温热的水
不到晌午就见了底
只剩下褐色的茶叶根儿
缺了引擎盖的拖拉机
老得掉了烟卤管
突突突喷着黑烟圈儿
像个光膀子的老汉晒旱烟
随车带着灌满水的塑料桶
及时加满那渗漏的水箱
像整装待发的老将
似任劳任怨的壮汉
大联合的仓又满了
赶紧开到跟前停稳
哗哗哗麦粒泻到车斗里
砰砰砰加大油门运到村前
拉起升杆杆麦粒满了一堆
一趟趟终于拉完
还没来得及摊晒
接了个电话赶紧装上控释肥
扔上玉米种突突突又奔田间
播种机正等在哪儿
轰隆隆几个来回播完
哇子头先不补了
先去接点放学的儿童
顺便买点酒菜和纸烟
午后刚摊完又上来天
乌云还未遮住太阳
雨点就噼里啪啦落下来
堆的堆扫的扫盖的盖
衣服淋的透湿
草帽被风吹得滚出老远
还未收拾停当雨住了
烈日当空云开雾散
再摊再晒再晾再浸
连晒几个晌午头
咬咬麦粒嘎嘣响



芒种

◎闫传宝

先装车果了不再储存
省的鼠咬虫蚀占家占伙
还不一定涨钱

玉米种埋在干土里还不怕
就怕芽干在地里下雨也白搭
勤利人浇地已把池塘的水抽干
浑身是泥的几个大人娃娃
在泥水中捞着绝望的鱼虾
咱可没那个闲工夫
三四个人捣鼓了半天
地头的机井还出不来水
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
心里烦头冒汗
水泵坏了修
电线断了接
水带子裂了再买两盘
费八布袋劲出来水可别再停
若懒惰收入小
准备好头灯要熬夜
披上件夹衣防夜寒
漆黑的田野灯光闪
饥饿的蚊虫围着转
躺在麦秸上刚打个盹
水过无声又浸湿了衣衫
雨靴一只灌满了水
一只陷在泥中间
想想也比白天顶着日头强
一地的麦茬在烈日下
闪着刺眼的光
寻个树荫成了一种奢望
姑娘高考要结束
啥忙咱也帮不上
坐公交车自己回吧
家里想接又顾不上
地邻家等得心烦
压水井上安上电机
蛇皮似的水管套在里蜿蜒
干涸的土地喝着清凉的水
半天不见动弹
反正也跑不了水

一天不行两天
三天不行五天
十天半月下来
总算浇完大大小小的地块
人黑了一色也瘦了一圈
想起端午节都过了
也没尝尝今年的粽子香或甜

忽一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干涸的土地总算喝个肚儿圆
戴上苇笠披上雨衣
缺苗断垄的有苗栽苗无苗补种
老话说丰收之年不收无苗之田
湿地一旦不再粘脚
赶紧喷上乙草胺
误了时机百草发
地皮就成了蛤蟆滩
杂草多处庄稼少
人若懒惰收入小
一斤粮卖不过一瓶水
可老祖宗传下来的地
长满荒草心难安
粮食安全大于天
长满荒草心难安
有人就能改变这世间
祖祖辈辈土里生土里长
土里繁衍土里求
新中国改了地换了天
庄稼人有地种衣食居亦安
从黄土地上走出来儿子女们
怎能忘庄稼人的辛劳
一滴汗水排八瓣
怎能忘布谷声中
年年炽热繁忙的芒种天

作者单位:姜集小学

停车

◎田邦利

树荫下的人行道,很漂亮。路面宽宽,红色的或黄色的透水砖铺地,镜面一样的平整,一点也不滑,两边篱笆似的绿化带,将人行道隔得要多清静有多清静。走在上面惬意极了。盲人(其间辅有盲道)行其上,也尽管收起拐杖迈开大步往

前走,用不着一步一探,小心翼翼。这天,我闭上双眼,盲道上试探着走了起来。走着走着,走不下去了,抬脚碰到了障碍物,感觉是辆小轿车,睁开眼睛一看,真是呢。

我左看右看,正考虑怎么走呢,司机从轿车里钻了出来。司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我问他,他看我。两个人都想说话,却是都没说啥。我想说:“怎么这样停车呢!”没说。我笑了,他也笑了。我指着旁边一处空地:“你把车停在那儿该多好。”他笑着说:“大爷,没有那地方。把车停在那儿,里面那车要动,人家提

不出车来。”我手指往前一指,说:“你把车再往那停一个车位也好。”他依旧是笑着说:“大爷,再往那停一个车位,路口就窄了,影响车辆进出。”

这里是一个豁口。有车辆从这里进出小区。

我说:“你把车停在这儿,把人行道给堵了,行人就没法走了。”

“大爷……”小伙子还算不错,一口一个大爷叫着。

小伙子说,现在司机停车,很少考虑行人,只要车不影响车,能停就停,得停就停,哪管行人。他说,现在人们出行都用上车了,汽车、电动车、三轮小电动车,四轮小电动车,都这车那车的了,大街上骑自行车的就不多了,步行的更是没有几个人,停车,谁还考虑行人的事?

“人行道堵了也没事。”我问:“人行道堵了,行人咋出去?”

“从车的旁边呀。”我说:“空间太小。”

小伙子看了看绿化带,觉着不好过,也不能过,不能踩踏。看车的旁边,也觉着空间有点小,遂将车耳朵扳倒。

我侧身,屏气,收腹,展胳膊,好不容易挤了过去。

抬脚,要去对面的人行道,一看,傻眼了。豁口那边,一辆汽车抢先一步,在人行道的入口处停下了。

作者系济阳一中退休教师

一块古老的石头沉埋江底
水击浪打几个世纪
当初彻底绝望
发誓太阳不爆炸就不浮出水面
老天不佑好人是所有石头的诅咒
原来在阳光里无忧无虑
月光温情抚摸波翻浪涌全碧辉煌的千古梦
烈日炎炎天光朗朗兀自目睹
一个白发苍苍憔悴不堪面容憔悴满目迷茫的王者
老者弯腰又弯腰伸手又伸手
口中念叨:我与自然同呼吸
石头被一双长长的苍白无力的手抱起来
破损的裙摆包装一块硬硬的石头
老者跪在江岸边 抬头看着天空
天空高远而单纯 老者叹息一声
扣头扎进江水 我听见嘎嘎一声响
我感觉不到他漫漶江水是怎样的感觉
我只感觉我的迷茫和悲伤
一个三闾大夫并非皇亲国戚
为何投江自决
汨罗江离楚宫不太遥远
那边发生的事件快速传播
水流过来各种色彩 风吹过来种种味道

虎狼肺腑蛇蝎心肠岂能容得贤能才俊
强秦的铁蹄弩箭猛兽海啸冲击家国园都
武将腰软挥不动手中
文官胆寒发不出声讨的音
百姓如潮只能呼叫只能逃亡只能抛尸荒野
曾经强大曾经辉煌曾经豪情的楚江民族
像狗子不敢吠声像驴子不敢仰头
做了亡国奴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权力
屈原的抗争是应时的
昏庸的国王只看见小惠小惠的浮光
笑纳黄鼠狼丢给的小包华丽的诱饵
满是私利的贪欲分裂承包大任的脑浆
将民族利益国家命运踩在丑恶的脚下
秦军的刀剑压在楚王的脖子上
他只能颤抖只能乞求只能像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如此的亡国败象诗人早已说白
混账的国王宁信秦使花言巧语的骗局
也不信耿耿忠心铮铮良策
统治者总是霸道总是自以为是
早已注定他是一个丑陋的亡国奴

人类这天地骄子万物灵长

一块古老的石头

◎张志云

杜鵑和百灵传来信息 鸟和动物的世界纷纷评议:
屈原遭流放也不是咎由自取
你是谁个大人物 你与谁分庭抗礼
读书的呆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拉磨的驴子敢不听主人吩咐
你是光明磊落大义正气的
国人有谁知道你呢
国君王后怎么会理解你呢
你与昏君你与谗佞小人有个讲理的平台吗
你是高山流水黄钟大吕
他是阴风浊浪靡靡之音
宫廷论辩情同对牛弹琴
你还对什么牛弹琴什么琴
你不抱琴自守缄口沉默
你不知道急流退却明哲保身的诀窍吗
明里斗不过暗里杀害你
漂泊到江北蜗居草棚日夜忧患
写诗聊以自慰 弹琴疏散忧郁
好心的姐姐劝你留下来
望着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渔夫促使他到邻国去
此地不养爷必有养爷处
他可以留下来哪里都不去
弹琴饮酒写出比高骊更长卷的诗
那他为谁活着
他问天天问他
江水成就他一个民族的诗祖
他结束为天下活着的一生
诗神遥遥招纳他
诗神的眼睛穿越几千年的历史长空
把屈原的名字镌刻在炎黄子孙每个人的心中

我觉得我是一块幸运的石头
以前知晓楚宫中屈原的故事
如今陪伴伟大诗人归入自然大虚
从此不再苦闷不再游荡不再激情
安息在万里长江清江纯洁的汪洋世界
求索真理向往愿乘直发声的诗人总是孤独
现实的世人总是喧哗总是道名逐利
利欲熏心谁会关注民生艰难社稷困顿

木正事公司新任经理发现现有各项规定非常不规范,就要求公司各科室重新制定。某部门作为公司的行政部门,各项流程规定延续了好多年,需要全部翻新。这可愁坏了郝主任,郝主任的上位靠得可是溜须拍马,趋炎附势。

考虑到刚被评优的小张和小王,郝主任心中有了主意。可他俩一个是关系户,一个是巧舌簧,并不擅长写东西。好在网络时代,网上什么都有,两人东拼西凑,一天之内上交作业。郝主任更是连审都没审,直接上报。总经理审批后,各项流程规定开始施行。可执行了没几天,各种问题接二连三。郝主任部门制定的规定跟公司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简直是生搬硬套。其他部门制定的流程规定不是太繁杂就是太简单,员工们纷纷表示不满,投诉到经理办公室。总经理一听,随即表示有问题直接找他。结果,总经理“日理万机”,门口络绎不绝。总经理的话便成了规定,而且早上同意的事下午就变卦,朝令夕改,搞得下面的员工苦不堪言。

暗夜惊昙

——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

◎杜吉民

只有短短六十八天。

横扫残余

尉迟迥的残余势力之一檀让拥兵梁州,行军总管于仲文用计打败他的数万兵马,并俘虏了他。夺取了梁郡。
尉迟迥最大的残余势力席毗罗盘踞在沛县,拥兵十万,准备进攻徐州。韦孝宽命令于仲文消灭他们。于仲文马不停蹄地率军赶到沛县,离沛县远远地扎下营盘。于仲文了解到席毗罗的妻儿在金乡县,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又由于打败俘获檀让十分迅速,金乡县可能还不知道尉迟迥及檀让已经失败的有利时机,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消灭席毗罗,以减少士兵伤亡。于仲文派人假扮成席毗罗的使者,对金乡城主徐善净说:“檀让明天午时来金乡,传达蜀公尉迟迥的命令,并赏赐将士。”金乡人都很高兴。于仲文挑选精兵,打着尉

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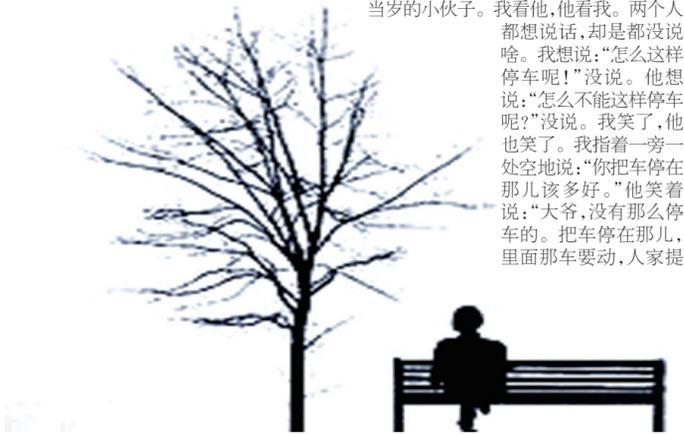
◎冯敏

郝主任本身就是爱拍马屁的人,现在更是一天跑好几趟,其他科室主任调侃他,“郝主任,腿都溜细了吧!”郝主任毫不在意,仍然每天坚持跑,传达着经理的各项规定。有一天,临近下班,郝主任从总经理那里领了“新规定”,结果由于匆忙,从楼梯上滚下来,腿都骨折。大家结伴去探望他,“郝主任,没规定您从楼梯左边下还是右边下吗?”“郝主任,没规定您是下一个台阶还是两个吗?”“郝主任,您的‘新规定’可还没传下去呢?”一连串的问题,郝主任竟然一时语塞,血压骤增,晕了过去。

作者单位:区人民法院

和家人团聚,尉迟迥和檀让已被平定。席毗罗剩余部队听后再没了斗志,纷纷投降。席毗罗因兽犹斗,被斩首。于仲文将檀让用槛车押送京城,同时也将席毗罗的头颅传到长安。至此,尉迟迥的叛乱被全部平定。

韦孝宽把关东尉迟迥的叛乱全部平定后,杨坚迁移相州治所于安阳,毁掉了郢城及民居。打掉了最大的反叛力量,其它各路也势如破竹。北周行军元帅王谊统帅四位总管进至阌州,司马消难献出鲁山,颍川二镇,率军投降了南陈。北周行军元帅梁睿统帅步、骑兵二十万讨伐王谦。梁睿率军奋勇出击,多次打败王谦,蜀地人大为震惊。王谦部队将达奚悉,高阿那肱、乙弗虔等率军十万攻打利州,并拦截嘉陵江水以灌利州。总管豆卢勣率城中两千日夜据守,相持四十天,并奇袭了达奚悉的部队,取得胜利,大大缓解了叛军的北进和叛逃。防止了他们和南陈形成勾连。这时梁睿率军到来,达奚悉等将领率军逃走,梁睿得以顺利从剑阁入川,逼进成都。王谦令达奚悉、乙弗虔守城,自己亲率精兵五万,背城摆开阵势。梁睿纵兵猛攻,王谦战败。将要入城时,达奚悉、乙弗虔已举城投降,王谦只得带领三十名骑兵逃往新都,结果被新都县令王宝抓获。梁睿将王谦和高阿那肱斩首,剑南全部平定。至此,来势汹汹的三方叛乱全部结束。(待续二十六)



一个回合下来,双方势均力敌,都很难一击取胜,即使一方取胜也只能是残胜。北周军队盼的是速胜,长途奔袭最忌消耗战,一旦不能速胜,兵源补充,粮草供应都是大问题,而尉迟迥的军队则恰恰相反,双方将帅对此心知肚明。韦孝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召集总管们紧急商量对策。
在双方拼命厮杀的时候,在城外东南角的一处高岗上,聚集着几万人的郢城市民,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兴致勃勃地观看北周内部的厮杀。郢城原是北齐的首都,他们对灭掉自己国家的北周并无多少好感,乐的看北周人自己互相残杀。他们看到精彩之处为双方加油。战场平静下来后,他们议论评判谁打得更好,预测双方谁能取得胜利。这一切被行军总管宇文忻看在眼里,他心生一计,对韦孝宽和将士们说:“形势危急,我想用诡道破敌。”
向韦孝宽和众将说明了计策,战场形势到了这一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虽然不人道,也只能允诺。于是,集中弓箭手向观战的百姓射箭。百姓正在议论,等待观看下一场厮杀,突然如雨的箭矢向他们射来,顿时吓得哭爹喊娘,拼命向城里逃窜,只怪爷娘少生了两条腿,互相推搡践踏,生怕落在最后。宇文忻组织部分嗓门大的扯开嗓子大声喊道:“贼贼失败了!叛贼失败了!”
叛军本想拦下回窜的百姓,但人太多拦不下,

宇文忻他们一喊,百姓们跑得更快了,士兵们不知就里,稍一犹豫,也被裹挟着后退。军队和百姓混在一起,互相裹挟,混杂向城里拥去。北周军队士气大振,趁势乱发起一轮进攻。结果,尉迟迥的十几万大军土崩瓦解,退保郢城。兵贵神速,不能给尉迟迥喘息的机会,韦孝宽指挥军队迅速包围了郢城,在尉迟迥还没展开防御的时候,城已被攻破。李询与思安伯贺娄子乾率先登上城头。
行军总管崔弘度的妹妹早先嫁给尉迟迥的儿子。待郢城被破后,崔弘度发现尉迟迥仓皇登上他曾经慷慨陈词发表过起兵演说的城楼,就从龙道上尾随而至。尉迟迥发现有人跟踪,就弯弓搭箭,准备射崔弘度,崔弘度连忙摘下兜鍪,对尉迟迥说:“今天我们各为国事,不能顾及私情,念在亲戚的份上,我特地不许他们侮辱您,我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敬请赎罪,事势如此,您应该早为自己考虑,您还在等什么?”
尉迟迥把弓箭扔在地上,尽情地大骂杨坚,骂完之后拔剑自刎。尉迟迥倒在曾经发誓灭掉杨坚的龙道上,一代叱咤风云的将军就此陨落。
崔弘度见尉迟迥已死,对弟弟崔弘升说:“你可割下尉迟迥的首级请功。”
于是崔弘升将尉迟迥斩首。
尉迟勤、尉迟惇和尉迟祐向东往青州逃窜,在半路上就被开府仪同大将军郭衍率兵追上抓获。标志着尉迟迥起兵叛乱基本结束,从起兵到失败